拍案驚奇

東廊僧怠招魔　黑衣盜奸生殺

詩云

參成世界總游魂、錯認訛聞各有因、
最是天公施巧處、眼花歷亂使人渾、

話說天下的事、惟有天意最深、天機最巧、人居世間、總被他顛顛倒倒、就是那空幻不實境界、偶然人一箇眼花錯認了、明白是無端的、後邊照應將來、自有一段緣故在內、真是人所不測、只潮州當攝任伊關縣尉時、有東洛客張生、應進士舉、攜文往謁、至中路、遇暴雨雷雹、日已昏黑、去店尚遠、傍着一株大樹下

月欲少頃雨定月色微明就解鞍放馬與僮僕宿於路側兩倦已甚一齊昏睡良久張生朦朧覺來見一物長數丈形如夜叉正在那里喫那匹馬張生驚得魂不附體不敢則聲伏在草中只見把馬喫完了又取那頭驢去咽嗶咽嗶的喫了將次喫完就把手去扯他從奴一人過來提着兩足扯裂開來張生見喫動了人怎不心慌只得硬挣起來狼狽逃命那件怪物隨後趕來叫呼罵詈張生只是亂跑不敢回頭約勾跑了一里來路漸漸不聽得後面聲響往前走去遇見一個大塚塚邊立着一個女人張生慌忙之中

女子多人豈即塚中深邪

也不管是什麼人、連呼救命、女人問道爲着何事、張生把適纔的事說了、女人道此間是箇古塚、內中空無一物、後有一孔、郎君可避在裡頭、不然性命難存、話罷、女子也不知那里去了、張生就尋塚孔、投身而入、塚內甚深、靜聽外邊、已不見甚麼聲響、自道避在此、料無事了、須臾望去、塚外月色轉明、忽聞塚上有人說話響、張生又懼怕起來、伏在塚內不動、只見塚外推將一物進孔中來、張生只聞得血腥氣、黑中看去、月光照着明白、乃是一箇死人頭、已斷了、正在驚駭、又見推一箇進來、連推了三四箇、纔住、多是一般

的死人、已後沒得推進來了、就聞得塚上人嘈雜道、金銀若干、錢物若干、衣服若干、張生方纔曉得是一班強盜了、不敢出氣、伏着聽他、只見那爲頭的道某件與某人、某件與某人、連唱十來人的姓名、又有嫌多嫌少、道分得不均勻、相爭論的、半日方散去、張生覺得外邊無人了、對了許多死屍好不懼怕、欲要出來、又被死屍塞住孔口、轉動不得、沒奈何只得蹲在裏面、等天明了、再處、靜想方纔所聽唱的姓名、忘失了些、還記得五六個、把來念的熟了、看看天亮起來、却說那失盜的鄉村裡、一般人各執器械、來尋盜跡、

到了塚傍，見滿塚是血，就圍住了，掘將開來，所殺之人都在塚內，落後見了張生，是箇活人，喊道，還有箇强盜落在裡頭，就把繩綑將起來，張生道，我是箇舉子，不是賊，眾人道，既不是賊，緣何在此塚內，張生把昨夜的事一一說了，眾人那里肯信，道必是强盜殺人，送屍到此，偶然其內的，不要聽他胡講，眾人你住我不住的，亂來廝打，張生只叫得苦，內中有老成的道，私下不要亂打，且送到縣裡去，一般人望着縣裡來，正行之間，只見張生的從人驢馬鞍駝盡到，張生見了喫驚道，我昨夜見的是什麼來，如何馬驢從奴

若非舊識必受拷訊

俱在。那從人見張生被縛住在人叢中。也驚道。昨夜在路傍困倦睡着了。及到天明。不見了郎君。故此尋來。如何被這些人如此窘辱。張生把昨夜話對從人說了一遍。從人道。我們一覺好睡。從不曾見箇甚的。怎麽有如此怪異。鄉村這夥人道。可見是一刻胡話。明是刼盜。敢這些人都是一黨。並不肯放鬆一些。送到縣裡。縣裡牛公。却是舊相識。見張生被鄉人綁縛而來。大驚道。緣何如此。張生把前話說了。牛公叫快放了綁。請起來細問。昨夜所見。張生道。刼盜姓名。小生還記得幾箇。在塚上分散的衣物數目。小生也多

閻起天意張生何事受此非常驚恐

聽得明白牛公取筆請張生一一寫出按名捕捉人贓俱獲沒一箇逃得脫的乃知張生夜來所見夜叉喚喚趕逐之景乃是冤魂不散鬼神幻出此一段怪異逼那張生伏在塚中方得默記趙盜姓名使他逃不得此天意假手張生以擒盜不是正合着小子所言眼花錯認也自有緣故的話而今更有箇眼花錯認了弄出好些冤業因果來卻不消身子的更爲可駭可笑正是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冤業隨身　終須還帳

這話也是唐時的事、山東沂州之西有箇宮山、孤拔聳峭、迴出衆峯、周圍三十里並無人居、貞元初年、有兩個僧人到此山中、喜歡這個境界幽僻、正好清脩、不惜勤苦、滿山拾取枯樹、丫枝在大樹之間、搭起一間柴棚來、兩個敷坐在內、精勤禮念、晝夜不輟、四遠村落聞知、各各喜捨資財、布施來替他兩個構造屋宇、不上月之間、立成一個院宇、兩僧尤加慈勵、遠近皆來欽仰、一應齋供、多有日逐有人來給與、兩僧各處一廊、在佛前共設誓願、不下山、只在院中持誦、必祈脩成無上菩提正果、正是

便是一件公案

白日禪關閒閉、落霞流水長天、
溪上丹楓自落、山僧自是高眠、

又

簷外晴絲颺網、溪邊春水浮花、
塵世無心名利、山中有分烟霞、

如此苦行已經二十餘年、元和年間冬夜月明、西僧各在廊中朗聲唄唱、於時空山虛靜、聞山下隱隱有慟哭之聲、來得漸近、須臾已到院門、東廊僧在静中聽罷、忽然動了一念道、如此深山寂寞多年不出、不知山下光景如何、聽此哀聲令人悽慘感傷、只見哭聲方止、一個人在院門邊墻上撲的跳下地來、望着

西廊便走東廊僧遥見他身軀絕大形狀怪異喫驚不小不敢聲張懷着鬼胎且瞟覷動靜自此人入西廊之後那西廊僧唄唱之聲截然住了但聽得劈劈撲撲如兩下力爭之狀過一回又聽得猜狎咀嚼喫噬嚙咤其聲甚厲東廊僧慌了道院中無人喫完了他少不得到我不如預先走了罷忙忙開了院門惶駭奔突久不出山連路徑都不認得了攧攧仆仆氣力殆盡回頭看一看後面只見其人奔跑踉踉大踏步趕將來一發慌極了亂跑亂跳忽逢一小溪水褰衣渡水追者已到溪邊卻不過溪來只在隔水嚷道

若不凹水、當并陷之東廊僧且懼且行也不知走到那裏去的是只信着脚步走罷了、須臾大雪咫尺昏迷、正在沒奈何所在、忽有個人家牛坊就躲將進去隱在裡面、此時已有半夜了、雪勢稍晴、忽見一個黑衣的人、自外執刀鎗徐至欄下、東廊僧吞聲屏氣、潛伏暗處、向明窺看、見那黑衣人躊躇四顧、恰像等些什麼的一般、有好一會、忽然院墻裡面、抛出些東西來、多是包裹衣被之類、黑衣人看見、忙取來紮縛好了、裝做了一擔、墻裏邊一個女子、攀了墻、跳將出來、映着雪月之光、東廊僧且是看得明白、黑衣人見女

不走反未必遇禍皆鬼神所為

子下了牆，就把鎗挑了包裹，不等與他說話，望前先走，女子隨後跟他去了。東廊僧想道：「不題此間不是住處，適纔這男子女人，必是相約私逃的。明日院中不見了人，照雪地行跡，尋將出來，見了個和尚，豈不把奸情事纏在身上來？不如趁早走了去為是。」總是一些不認得路徑，慌忙又走，恍恍惚惚，沒個定向，又亂亂的不成腳步。走上十數里路，蹅了一個空，撲通的攧了下去，乃是一個廢井，倒得乾枯沒水，却也深廣。月光透下來看時，只見傍有個死人，身首已離，血體還煖，是個適纔殺了的。東廊僧一發驚慌，却又

仰神宗得此際亦無前奇

無法上得來莫知所措到得天色亮了打眼一看認得是昨夜踰牆的女子心裡疑道這怎麽辦正在沒出豁處只見井上有好些人喊嚷臨井一看道强盜在此了就將索綫人下來東廊僧此時嚇壞了心胆凍殭了身體掙扎不得被那人就在井中綁縛了先是光頭上一頓栗爆打得火星爆散東廊僧沒口得叫冤真是在死裏過衆人綁縛好了先後同死屍吊將上來只見一個老者見了死屍大哭一番哭罷道你這那里來的禿驢爲何扮我女兒出來殺死在此井中東廊僧道小僧是官山東廊僧人二十年不出

山因為夜間有怪物到院中唬了同侶逃命至此昨夜在牛坊中避雪看見有個黑衣人進來墻上二個女子跳出來跟了他去小僧因怕惹着是非只得走脫不道墜落井中先已有殺死的人在內小僧知他是甚緣故小僧從不下山的與人家女眷有何識熟可以拐帶又有何冤仇將他殺死衆位詳察則個說罷內中人有好幾個曾到山中認得他的曉得是有戒行的高僧却是現今同個死女子在井中辯不出這事來不好替他分辨得免不得一同送到縣裡來縣令看見一干人綁了個和尚又擡了一個死屍進

縱其在裡頭決不是他殺的

問根緣，只見一個老者告訴道，小人姓馬，是這本處人，這死的就是小人的女兒，年一十八歲，不曾許聘人家，這兩日方纔有兩家來說起，只見今日早起來家裡不見了女兒，跟尋起來，看見院後空地上鞋跡，曉得越墻而走了，依蹤尋到井邊，便不見女兒鞋跡，只有一團血痕在地上，向井中一看，只見女已殺死，這和尚却在裡頭，豈不是他殺的，縣令問那僧人怎麼說，東廊僧道，小僧是個宿山中苦行僧人，二十餘年不下本山，昨夜忽有怪物入院，將同住僧人喫驚，不得已破戒下山逃命，豈知宿業所纏，插在這網裡

來就把昨夜牛坊所見已後處禍再逃墜井遇屍的話細說了一遍又道相公但差人到宮山一查看西廊僧人踪跡有無是被何物喫啖模樣便見小僧不是誑語縣令依言隨即差個公人到山查勘的確立等回話公人到得山門走進院來只見西廊僧好端端在那里坐着看經見有人來纔起問訊公人到東廊僧所犯之事一一說過道因他所說有甚怪物入院來喫人故此逃下山來的特公差我來看個虛實今師父既在可說昨夜怪物怎麽樣起西廊僧道並無甚怪物但二更時候兩廊方對持念東廊道友忽

推鞫巧者多矣不所以要冤獄也　是僧語

然開了院走了出去我兩人誓約已久二十多年不出院門見他獨去也自驚異大聲追呼竟自不聞小僧自守着不出院之戒不敢追趕罷了至於山下之事非我所知公人將此話回覆了縣令縣令道可見是這乞奴詐妄帶過東廊僧又加研審東廊僧只是堅稱前說縣令道眼見得兩廊僧人見在有何怪物來院中你恰恰這日下山這里恰恰有脫逃被殺之女同在井中天下有這樣湊巧的事分明是殺人之盜還要抵賴用起刑來喝道快快招罷東廊僧道宿債所欠有死而已無情可招惱了縣令竹子百般拷

冤哉

有此成心又有此妄事安得不赦之

掠楚毒備施東廊僧道不必加刑就是我殺罷了那時連原告見和尚如此受慘招不出甚麽來也自想道我家並不曾與這和尚往來如何拐得我女着就是拐了怎不與他逃去却要殺他便做是殺了他自家也走得去的如何同住這井中做甚麽其間恐有冤枉倘走到縣令面前把這些話一一說了縣令道是倒也說得是却是這個奸僧黑夜落井必非良人況又口出妄語欺詐眼見得中有隱情了只是行兇刀仗無有身邊又無賍物難以成獄我且把他牢固監候你們自去外邊緝訪你家女兒平日必有蹤跡

亦是

可疑之處與私下往來之人家中必有所失物件你每逐一番心細査自有明白衆人聽了分付當下散了出來東廊僧自到獄中受苦不題却說這馬家是個沂州富翁人皆呼爲馬員外家有一女長成得美麗非凡從小與一個中表之兄杜生彼此相慕暗約爲夫婦杜生家中却是淸淡也曾央人來做幾次媒妁馬員外嫌他家貧幾次回了却不知女兒心裡只思量嫁他夫的其間走脚通風傳書遞簡全虧着一個奶娘是從幼乳這女子的這奶子是個不良的婆娘專一哄誘他小娘子動了春心做些不恰當的手

婦人們只爲此一念誤人家兒女不少

脚便好乘機拐騙他的東西所以曉得他心事如此倒身在裡頭做馬泊六弄得他兩下情熱如火只是不能成就這事那女子看看大了有兩家來說親馬員外已有揀中的將次成約女子有些着了急與奶娘商量道我一心只愛杜家哥哥而今却待把我許別家怎生計處奶子就起個惹惹肚腸哄他道前日杜家求了幾次（好話）員外只是不肯要明配他必不能勾除非嫁了別家與他暗裡偷期罷女子道我既嫁了人怎好又做得這事我一心要隨着杜郎（自作孽）只不嫁人罷奶子道怎繇得你不嫁我有一個計較在此若未許

殺身之媒

定人家時節、生做他一做、女子道、如何生做、奶子道、我去約定了他、你私下與他走了、多帶了些盤纏、在他州外府、過他幾時、落得快活、且等家裡尋得着時、你兩個已自成合得久了、好人家兒女不好拆開了、另嫁得別人家也不來要了、除非此計可以行得、女子道、此計果妙、只要約得的確、奶子道、這個在我身上、元來馬員外家巨富女兒房中東西金銀珠寶頭面首飾衣服滿箱滿籠的、都在這奶子眼裡、奶子動火、他這些東西怎肯教富了別人、他有一個兒子、叫做牛黑子、是個不本分的人、專一在賭賻行、厮撲行、

與孩子　杜可憐　可憐

中走動結識那一班無賴子弟也有時去做些偷雞弔狗的勾當奶子欺心當女子面前許他去約杜郎他私下去與兒子商量只叫他冒頂了名騙了別

可恨

處去賣了他落得得他小富貴算計停當來哄女子道已約定了只在今夜月明之下先把東西搬出院牆外牛坊中了然後擊牆而出就是女子要奶子同去奶子道這使不得你自去須一時沒查處連我去了他明知我在裡頭做事尋我家却不做出來那女子不曾面訂得杜郎只聽他一面哄詞者是該如此憑他說着就是信以為真道是從此一走便可

與杜郎相會遂了向來心願了正是

本待將心托明月　誰知明月照溝渠

是夜女子與奶子把包裹紥好先拋出墻外落後女子攀墻而出正是東廊僧在暗地裡窺看之時那時見有個黑衣人擔着前走女子只道是杜郎換了青衣瞞人眼睛的尾着隨去不以爲意到得野外井邊月下看得明白是雄糾糾一個黑臉大漢不是杜郎了女孩兒家不知個好歹不覺的你不驚喊起來黑子叫他不要喊那里攏得住黑子想道他有偌多的東西在我擔裡我若同了這帶脚的貨去前途被他

小人惟以財爲重可恨

賊破可不人財兩失不如結果了他罷拔出刀來望頸子上只一刀這嬌怯怯的女子能消得幾時功夫可憐一朵鮮花一旦萎於荒草也是他念頭不正以致有此正是

賭近盜兮姦近殺　古人說話不曾差
姦賭兩般都不染　太平無事做人家

女子既死黑子就把來撩入磨井之中帶了所得東西飛也似的去了怎知這里又有這胳悔氣星照命的和尚來頂了缸坐牢受苦說話的若劍此真是有天無日頭的事了看官天綱恢恢疏而不漏少不得

到其間逐漸的報應出來。卻說馬員外先前不見了女兒，一時糾人追尋，不匡撞着這和尚，鬼混了多時，送他在獄裡了，家中竟不曾仔細查得。及到家中細想，只疑心道未必關得和尚事。到得房中一看，只見箱籠一空，道是必有個人約着走的。只是平日不曾見什麼破綻，若有姦夫同逃，如何又被殺死？卻不可解。沒個想處，只得把所失之物寫個失單，各處貼了招榜，出了賞錢，要明白這件事。那奶子聽得小娘子被殺了，只有他心下曉得，捏着一把汗，心裡恨着兒子道：「只教他領了他去，如何做出這等沒脊骨事來。」

私下見了、暗地埋怨一番、着實叮囑他要謹慎、關係人命事弄得大了、又過了幾時、牛黒子漸把心放寬了、帶了錢到賭坊裡去賭、怎當得博去、就是個叉色一霎時把錢多輸完了、欲待再去拿錢時、興高了、却等不得、站在傍邊看、又忍不住、伸手去腰裡摸出一對金鑲寶簪頭來、押錢再賭、指望就博將轉來、自不妨事、誰知一去不能復返、只得忍着輸散了、那押的當頭須不曾討得去、在個捉頭兒的黄胖哥手裡、黄胖哥帶了家去、被他妻子看見了、道、你那里來這樣好東西、不要來歷不明、做出事來、胖哥道、我須有個

來處有甚麼不明是牛黑子當錢的黄嫂子道前又來小牛又不曾有妻小是個光棍哩那里掙得有此等東西胖哥猛想起來道是呀馬家小娘子被人殺死有張失單多半是頭上首飾他是奶娘之子這些失物或者他有些來蹤偷盜在裡頭黄嫂子道明日竟到他家辦錢必有說話若認着了我們也得賞錢去可不好商量定了到了次日胖哥竟帶了簪子望馬員外解庫中來恰好員外走將出來胖哥道有一件東西拿來與員外認着認得着小人要賞錢認不着小人解些錢去罷黄胖哥拿那簪頭遞與員外員

外一看却認得是女兒之物就詰問道此自何來黃胖哥把牛黑子賭錢押簪的事說了一遍馬員外點點頭道不消說了是他母子兩個商通合計的了款住黃胖哥要他寫了張首单說金寶簪一對的係牛黑子押錢之物所首是實對他說外邊且不可聲張先把賞錢一半與他事完之後找足黃胖哥報得着歡喜去了員外袖了兩個簪頭進來對奶子道你且說前日小娘子怎麽逃出去的奶子道員外好笑員外也在這裡我也在這裡大家都不知道的我如何曉得倒來問我員外拿出簪子來道旣不曉得這件

東西、爲何在你家裡拿出來奶子看了、簪虛心病發、曉得是兒子做出來、驚得面如土色、心頭丕丕價跳、口裡支吾道、敢是遺失在路傍、那個拾得的、員外見他臉色紅黃不定、曉得有些海底眼、且不說破、叫人尋將牛黑子來、把來拴住、一徑投縣裡來、牛黑子還亂嚷亂跳道、我有何罪、把繩拴我、馬員外道、有人首你殺人公事、你且不要亂叫、有本事當官辨去、當下縣令升堂、馬員外就把黃胖哥這紙首狀、同那簪子送將上去、與縣令看、道贓物証見俱有了、望相公追究真情則個、縣令看了道、那牛黑子是什麼人、干

可婦皆人如此

涉得你家着馬員外道是小女奶子的兒子縣令點頭道這個不爲無因了叫牛黑子過來問他道這替是那里來的牛黑子一時無辭只得推道是母親與他的縣令叫連那奶子拘將來縣令道這姦殺的事情只在你這奶子身上要跟尋出來喝令把奶子上了刑具奶子熬不過只得含糊招道小娘子平日與杜郎往來相密是夜約了杜郎私奔跳出牆外是老婦曉得的出了牆去的事老婦一些也不知道縣令問馬員外道你曉得可有個杜某麽員外道有個中表杜某曾來問親幾次只爲他家寒不曾許他不知

他背地裡有此等事、縣令又將杜郎拘求、杜郎但是平日私期密訂、情意甚濃、忽然私逃被殺、甚屬可惜、其實一些不知影響、縣令問他道、你如何與馮氏女約逃、中途殺了杜郎、道平日中表兄妹、來帖往來契密則有之、何曾有私逃之約、是誰人來約、誰人証明的、縣令喚妳子來與他對、也只說得是平日往來、至於相約私逃、原無影響、却是對他不避、杜郎一向又見說失了好些東西、使辦道、而今相公只看贓物何在、便知卻與小生無與了、縣令細想一回道、我看杜某軟弱、必非行殺之人、牛某粗狠、亦非偷香之輩、其中。

令亦猜明而不能猜僧事者巫冤爲之筵

必。有。頂。冒。假。托。之。事。就把牛黑子與老奶子着實行刑起來、老奶子只得把貪他財物、暗叫兒子冒名赴約、這是真情、以後的事、却不知了、牛黑子還自嗟嗟嘴强、推着杜郎道、既約的、是他、不干、我事、縣令猛然想起道、前日那和尚口裡明說、曉間見個黑衣人、挈了女子同去的、叫他出來一認、便明白了、喝令獄中、放出那東廊僧來、東廊僧、到案前、縣令問道、你那夜說在牛坊中、見個黑衣人、進來盗了東西、帶了女子去、而今這個人、若在你認得他否、東廊僧道、那夜雖然是夜裡、雪月之光、不減白日、小。僧。静。修。已。久。眼。光。

頗清若見其人自然認得縣令叫杜郎上來問僧道可是這個東廊僧道不是彼甚雄健豈是這文弱書生又叫牛黑子上來指着問道這個可是東廊僧道這個是了縣令冷笑對牛黑子道這樣你母親之言已真殺人的不是你是誰況且贓物見在有何理說只可惜這和尚沒事替你喫打喫監多時東廊僧道小僧宿命所招自無可悲所幸佛天甚近得遇公神明耶雪縣令又把牛黑子夾起問他道介遂也罷何必殺他黑子只得招道他初時認做杜郎到井邊時看見不是亂喊起來所以一時殺了縣令道晚間何

兇者作事

得有刀黑子道平時在廝撲行裡走身邊常帶有利器況是夜晚做事防人暗算故帶在那裡的縣令道我故知非杜子所爲也遂將招情一一供明把奶子斃于杖下牛黑子强姦殺人追贓完日明正典刑杜郎與東廊僧俱各釋放一行人各自散了不題那東廊僧沒頭沒腦喫了這場敲打又監裡坐了幾時纔得出來回到山上見了西廊僧說起許多事體西廊僧道一同如此靜脩那夜本無一物如何偏你所見如此以致惹出許多磨難來東廊僧道便是不解何到房中自思無故受此驚恐受此苦楚必是宿緣有

甚脩不到處、向佛前懺悔已過、必祈見個境頭、蒲團上靜坐了、三晝夜坐到那心空性寂之處恍然大悟、元來馬家女子是他前生的妻爲因一時無端癡惡、將他拷打鎖禁有這段冤愆今世做了僧人戒行精若本可消釋了只因那晚聽得哭泣之聲心兒慘動了念頭所以魔障就到現出許多惡境界逼他走到冤家窩裡去償了這些拷打鎖禁之債方纔得放他在靜中悟徹了這段因果從此堅持道心與西廊僧到底再不出山後來合掌坐化而終有詩爲証

有生總在業冤中　悟到無生始是空

若是塵心不起　憑他宿債也消融

拍案驚奇卷三十七

屈突仲任酷殺衆生　鄆州司馬冥全內侄

詩云

衆生皆是命。畏死有同心。
何以貪饕者。竟仇結泌深。

話說世間一切生命之物。總是天地所生。一樣有聲有氣。有知有覺。但與人各自爲類。其貪生畏死之心。總只一般。卿恩記仇之報。總只一理。只是人比他靈慧機巧些。便能以術相制。弄得駕牛絡馬。牽蒼走黃。還道不足爲着。一副口舌不知傷殘多少性命。這些衆生只爲力不能抗拒。所以任憑刀俎。默到臨死之

貪嘴好殺者不足怪迂儒小生況可恨耳所謂亦近理而大執真者也

時也會亂飛亂叫各處逃藏豈是蠢蠢不知死活任你食用的乃世間貪嘴好殺之人與迂儒小生之論道天生萬物以養人食之不為過這句說話不知還是天帝親口對他說的還是自家說出來的若但道是人能食物便是天意養人那虎豹能食人難道也是天生人以養虎豹的不成蚊虻能嘬人難道也是天生人以養蚊虻不成若是虎豹蚊虻也一般會說會話會寫會做想來也要是這樣講了不知人肯服不肯服從來古德長者勸人戒殺放生其話儘多小子不能盡述只趂口說這幾句直捷痛快的與看官

粗○質○議○論○

們笑一笑、看、說的、可、有理、沒有理至於佛家果報說
六道衆生、盡是眷屬冤冤相報、殺殺相尋、就說他幾
年、也說不了小子而今說一個怕死的衆生、與人性
無異的、隨你鐵石做心腸、也要慈悲起來、宋時太平
府有個黃池鎮十里間有聚落、多是些無賴之徒、不
逞宗室、屠牛殺狗所在、淳熙十年間、王叔端與表兄
盛子東、同往寧國府過其處、小憩閒覽、見野園內繫
水牛五頭、盛子東指其中第二牛、對王叔端道、此牛
明日當死、叔端道、怎見得、子東道、四牛皆食草、獨此
牛不食草、只是眼中淚下、必有其故、因到茶肆中喫

畜知者　活長鳴　跪

茶就問茶主人此第二牛是誰家的茶主人道此牛乃是趙三使所買明早要屠宰了（即宗業也）子東對叔端道如何明日再往止剩得四頭在了仔細看時那第四牛也像昨日的一樣不喫草眼中淚出看見他兩個漢來把雙蹄跪地如拜訴的一般後問茶肆中人說道有一個客人今早至此一時買了三頭只剩下這頭早晚也要殺了子東嘆息道畜類有知如此勸叔端訪他主人與他重價買了置在近庄做了長生的牛只看這一件事起來可見畜生一樣靈性自知死期一樣悲哀所求施主如何而今人歪着肚腸只要貪

腐儒見戒殺者但目為異端不知孔子不綱不射宿孟子不忍見不忍食亦異

傷性命、暫復尸腹、是甚緣故、敢道是陰間無對證麼、不知陰間最重殺生、對証明明白白、只為人死去既遭了冤對、自去一一償報、回生的少、所以人多不及知道、對人說也不信了、小子如今說個回生轉來明白可信的話、正是

一命還將一命填、世人難解許多冤、
聞聲不食吾儒法、君子期將不忍全、

唐朝開元年間、溫縣有個人、覆姓屈突、名仲任、父親曾典郡事、止生得仲任一子、憐念其少、恣其所為、仲任性不好書、終日只是樗蒲射獵為事、父死時家僮

敗落光景如此

數十人家資數百萬莊第甚多件任縱情好色荒廢博戲如湯潑雪不數年間把家產變賣已盡家童饑妾之類也多養口不活各自散去止剩得混賬這一個庄又漸漸把四周附近田疇多賣去了過了幾時連庄上零星屋宇及樓房內室也拆來賣了止是中間一正堂巋然獨存連庄子也不成模樣了家貧無計可以爲生件任多力有個家僮叫做莫賀咄是個蕃夷出身也力敵百人主僕兩個好生說得着大家各恃膂力便商量要做些不本分的事體來卻也不愛去打家劫舍也不愛去殺人放火他愛喫的是牛

馬肉、又無錢可買、思量要與莫賀咄外邊偷盜去、算
夜黃昏後、便兩人合伴、直走去五十里外、遇着牛即
執其兩角、翻負在背上、背了家來、遇馬騾、將繩束其
頸也負在背、到得家中、拔在地上、都是死的、又於堂
中掘地、埋幾箇大甕、在內安貯牛馬之肉、皮骨剝剔
下來、將在堂後大坑、或時把火焚了、初時只圖自己
口腹暢快、後來偷得多起來、便叫莫賀咄拿出城市
換米來喫、賣錢來用、做得手滑、日以爲常、當做了、是
他兩人的生計了、亦且來路甚遠、脫膊又快、自然無
人疑心、再也不弄出來、仲任性又好殺、日裡沒事得

做所居堂中、弓箭羅網叉彈滿屋、多是千方百計思量殺生害命、出去走了一番、再沒有空手回來的、不論獐鹿獸兎、烏鳶鳥雀之類、但經目中一見、畢竟要算計弄來喫他、但是一番回來、肩擔背負、手提足繫、無非是些飛禽走獸、就堆了一堂屋角、兩人又去擺弄擺佈、思量巧樣喫法、就是帶活的、不肯便殺、一刀打一下死了罷、畢竟多設調和妙法、或生割其肝、或生抽其筋、或生斷其舌、或生取其血、道是一死便不脆嫩、假如取得生鱉、便將繩縛其四足、綳住在烈日中曬着、鱉口中渴、其人即將鹽酒放在他頭邊、鱉只得

吃了、然後將他烹起來、繁是裏邊稱出來的、分外好
喫、取驢縛於堂中、面前放下一盆灰水、驢四圍多用
火逼着、驢口乾、卽飲灰水、須臾、尿溺齊來、把他腸胃
中汚穢多蕩盡了、然後取酒調了椒鹽各味、再復與
他、他火逼不過、見了只是喫、性命未絕、外邊皮肉、已
熟、裡頭調和也有了、一日拿得一刺蝟、他渾身是硬
刺、不便烹宰、仲任與莫賀咄商量道、難道便是這樣
罷了不成、想起一法來、把泥泥着些鹽在內、跌成熟團、
把刺蝟團團泥裹起來、火裡煨着、燒得熟透了、除去
外邊的泥、只見蝟皮與刺、皆隨泥脫了下來、剩的是

一團熟肉、加了鹽醬、且是好喫、凡所作為、多是如此、

有詩為証、

捕飛逐走不曾停、身上時常帶血腥、
且是烹炰多有術、想來手段會調羹。

且說什伍有個姑丈、曾做鄆州司馬、姓張名安、起初看見什伍家事漸漸零落、也要等他曉得些苦辣、收留他去、勸化他回頭做人家、及到後來、看見他所作所為、越無人氣、將常規諫、只是不聽、張司馬憐他是妻兒、獨了、每每掛在心上、您當他氣類與常、不是好言可以諭解、只得罷了、後來司馬已死、一發再無好

里是萬裂將不警時節

言到他耳中、只是逞性胡爲、如此十多年、忽一日家僮莫賀咄病死、仲任沒了個幫手、只得去尋了個小時節乳他的老婆婆來守着堂屋、自家仍去獨自剮做那些營生、過得月餘、一日晚正在堂屋裏剮牛肉、忽見兩個青衣人、直闖將入來、將仲任套了繩子便走、仲任自恃力氣、欲待打挣、不知這將力氣多在那里去了。只得軟軟隨了他走、正是

有指爪劈開地面　會騰雲飛上青霄
若無入地升天術　目下災殃怎地消

仲任口裏問青衣人道、拿我到何處去、青衣人道、有

業盡者如何有此錄當爲年命未盡故

你家家奴扳下你來、須去對理、仲任茫然不知何事、隨了青衣人、來到一個大院、廳事十餘間、有判官六人、每人據二間、仲任所對在最西頭二間、判官還不在、青衣人叫他且立堂下、有項判官已到、仲任仔細一認、叫聲阿呀、卻何卻在這里相會、你道那判官是誰、正是他那姑夫、鄆州司馬張安、那司馬也喫了一驚、道你幾時來了、引他登階、對他道、你此來不好、你年命未盡、想爲對事而來、卻是在世爲惡無比、所殺害生命、千千萬萬、家一家多有、今忽到此、有何計數、可以相救、仲任慌得、是陰府必裡想着平日所爲業

冥中也作分上何故

些懼怕起來、叩頭道小任生前、不聽好言、亦信有陰間地府、妄作妄行、今日來到此處、望姑夫念親戚之情、救拔則箇、張判官道、且不要忙、待我與衆判官商議、看因對衆判官道、僕有妻侄、倆突倚任造罪無數、今召來與奴莫賀咄對事、如是其人年命亦未盡、放他去了、等他壽盡幾來只是、既已到了、這里怕被害這些冤魂、不肯放他、怎生緣僕分上、商量開得一路、放他生還麼、衆判官道、除非召明法者與他計較、張判官叫鬼卒與明法人來、只見有個碧衣人前來參見、張判官道、要出一個年命未盡的罪人、有路否、

明法人請問何事張判官把仲任的話對他說了一遍明法人道仲任須爲對莫賀咄事而來固然陽壽未盡却是寃家大廣只怕一與相見群至沓來不辯分說恣行食噉此皆宜償之命冥府不能禁得料無再還之理張判官道仲任既係吾輩又命未合死放此要開生路救他若是壽已盡時自作自受我這里也管不得了你有何計可以解得此難明法人想了一會道唯有一路可以出得押也要遂些被殺寃家肯便好若不肯也沒幹張判官道却待怎麽明法人道此諸物類被仲任所殺者必須償其身命擬發令

貿小也
局術道
彝何故

去托生、今召他每出來、須誘哄他每道、屈殺仲任人命
爲對莫賀咄事、已到此間、汝輩食噉了畢、別去托生、
汝輩餘業未盡、還受畜生身、是這般仍做這件、牛更
爲牛、馬更爲馬、使仲任轉生爲人、還依舊喫着汝輩
汝輩業報、無有了時、今查仲任未合即死、須令暑還
叫他替汝輩追造福因、使汝輩各捨畜生業、盡得人
身、再不爲人殺害、豈不至妙、諸畜類聞得人身、必然
喜歡從命、然後小小償他些夙債、乃可放去、若說與
這番說話、不肯依隨、就再無別路了、張判官道、便可
依此而行、明淡人將仲任鎖在 廳事前房中了、然後

召仲任所殺生類到判官庭中、來庭中地可有百畝
仲任所殺生命聞召都來、一時塡塞、皆滿但見
牛馬成群、鷄鵝作隊、百般怪獸、盡皆舞爪張牙
千種禽類各舒毛鼓翼、誰道賦靈獨蠢記冤。
仇。且是分明漫言禀質偏殊、圖報復更爲緊急。
飛的飛、走的走、中難道天、手上林、叫的叫、嗥的
嗥、須不是人間樂中、
說這些被害衆生、如牛馬驢騾、猪羊獐鹿雉兎以至
刺蝟飛鳥之類、不可悉數凡數、萬類共作人言道、召
我們爲判官道屈突仲任已到、說聲未了物類皆咆

郎不正畏仲任之肉其豈食乎

哮大怒騰振蹴踏、六賊道逆賊還我債來、還我債來、這些物類忿怒起來、箇箇身體比常倍大、猪羊等馬牛、馬牛等犀象、只待仲任出來、大家吞噬、判官乃使明法人一如前話曉諭一番、物類聞說替他追福、可得人身、盡皆喜歡、仍舊復了本形、判官分付諸畜且出、都依命退出庭外來了、明法人方在房裡放出仲任來、對判官道、而今須用小小償他些債、說罷、即有獄卒二人、手執皮袋一箇、秘木三根、到來、明法人把仲任、[illegible]將進去、獄卒將秘木秘下去、仲任在袋苦痛難禁、身上血簌簌的出來、多在袋孔中流下、好似漉

壹得郎　皆許泣

花的噴筒一般、獄卒去了、秋木只提着袋、滿庭前走轉灑去、須臾血深至堦、可有三尺了、然後連袋撥仲任在房中、又牢牢鎖住了、復召諸畜等至、分付道、已取出仲任生血、聽汝輩食噉、諸畜等皆作惱怒之狀、身復長大數倍、罵道、逆賊、你殺吾身、今要你血、於是競來爭食、飛的走的、亂嚷亂叫、一頭喫一頭罵、只聽得呼呼嚼嚼之聲、三尺來血、一霎時喫盡、還像不足的意、共舐地上、直等庭中土見、方纔住口、明法人等諸畜喫罷、分付道、汝輩已得償了些債、貸叫身命、已盡一聽汝輩取償、今放屈突仲任回家、為汝輩追

盂尚有鹽耶

福、令汝輩多得人身、諸嘗等皆歡喜、各復了本形而散、判官方纔在袋內放出仲任來、仲任出了袋、站立起來、只覺渾身疼痛、張判官對他說道、冤報暫解、可以回生、既已見了報應、便可努力修福、仲任道、多蒙姑夫竭力周全調護、得解此難、今若回生、自當痛改前非、不敢再增惡業、但宿罪尚重、不知何法修福、可以盡消、判官道、汝罪業太重、非等閒作福、可以免得、除非刺血寫一切經、此罪當盡、不然、他日更來、無可再救了、仲任稱謝領諾、張判官道、還須遍語世間之人、使他每聞着報應、能生懺悔的、也多是你的功德、

說罷就叫兩個青衣人送歸來路又分付道路中若有所見切不可擅動念頭不依我戒須要斷罰囑青衣人道可好伴他到家他餘業儘多在路中還有失處青衣人道本官分付敢不小心伴任送同了青衣前走行了數里到了一箇熱鬧去處光景似陽間酒店一般但見

村前茅舍庄後竹籬村醪香透磁缸濁酒滿盛瓦瓮架上麻衣昨日村郎質了錢沒賒香亭鄉。中學究醉時書劉伶知味且停舟李白聞香須駐馬盡道黃泉無客店誰知冥路有沽家

仲任正走得饑又饑、渴又渴、眼望去是個酒店、他已自戶角流涎了、走到面前看時、只見店裡頭吹的吹、唱的唱、猜拳豁指、呼紅喝六、在裡頭暢快飲酒、滿前嗄飯多是些肥肉鮮魚、壯雞大鴨、仲任不覺舊性復發、思量要進去坐一坐、喫他一餐、早把他姊夫所戒已忘記了、反來拉兩個青衣進去、同坐青衣道、進去不得的、錯走去了、必有後悔、仲任那裡肯、青衣挫當不住、道既要進去、我們只在此間等你、仲任大踏步跨將進來、揀個座頭坐下了、店小二忙擺着案酒、仲任一看、喫了一驚、元來一碗是死人的眼睛、一碗

是糞坑裡大風曉得不是好去處抽身待走小二趕了一碗酒來道喫了酒去仲任不識氣伸手來接盞到鼻邊一聞臭穢難當元來是一碗腐屍肉正待撇下不喫忽然灶下搶出一個牛頭鬼來手執鋼叉戳道還不快喫店小二把來一灌仲任只得忍着臭穢强吞了下去望外便走牛頭又領了好些奇形異狀的鬼趕來口裡嚷道不要放走了他仲任急得無措只見兩個青衣元站在舊處忙來遮蔽着喝道是判院放回的不得無禮攙着仲任便走後邊人聽見青衣人說了然後散去青衣人埋怨道叫你不要進去

你不肯聽致有此驚恐起初判院如何分付你來只道是我們不了事仲任道我只道是好酒店如何裡邊這樣光景青衣人道這也原是你業障現此眼花仲任道如何是我業障青衣人道你歎道一驢還抵不得醉驢醉驢的債哩仲任愈加慚悟隨着青衣再走看看茫茫蕩蕩不辨東西南北身子如在雲霧裡一般須臾重見天日已似是陽間世上儼然是溫縣地方同着青衣走入自己莊上草堂中只見自己身子直挺挺的倘在那里乳娘坐在傍邊守着青衣用手將仲任的魂向身上一推仲任甦醒轉來眼中不見

了青衣。却見乳婆叫道。官人甦醒着。幾乎急死我也。仲任道。我死去幾時了。乳婆道。官人正在此喫食。忽然暴死。已是一晝夜。只為心頭尚煖。故此不敢移動。誰知果然活轉來。好了好了。仲任道。此一晝夜非同小可。見了好些陰間地府光景。那老婆子喜歡的是這些說話。便問道。有甚人見的是甚麼光景。仲任道。元來我未該死。只為奴賀咄死去。攀着平日殺戮這些冤家。要我去對證。故勾我去。我也為冤家多。幾乎不放轉來了。虧得撞着對案的判官。就是我張家姊夫。道我陽壽未絕。在裡頭曲意處分。纔得放還。就把這

此牛肉亦存乎之剩酒盧生之黃粱

些說話光景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盡情告訴了乳婆。那乳婆只是合掌念阿彌陀佛不住。仲任說罷、乳婆又問道、這等而今莫貲咀畢竟怎麼樣、仲任道、他陽壽已盡、冤債又多、我自來了、他在地府中、畢竟要一一償命、不知怎地受苦哩、乳婆道、官人可曾見他否、仲任道、只因判官周全我、不教對案、故此不見他。只聽得說、乳婆道、一晝夜了、怕官人也饑、還有剩下的牛肉、將來喫了罷、仲任道、而今要依我姑夫分付、正待刺血寫經、罰呪再不喫這些東西了、乳婆道、這個卻好、乳婆只去做些粥湯與仲任喫了、仲任起來

興正好
眼勝千

梳洗一番把鏡子將臉一照只叫得苦元來瘥閒把
秘本取去他血與畜生喫過故此面色臙查也似黃
了仲任從此僱一個人把堂中掃除乾淨先請幾部
經來焚香持誦將養了兩個月身子漸漸復舊有了
血色然後刺着臂血逐部逐卷寫將來有人經過問
起他寫經根繇的便把這些事逐一告訴將來人聽
了無不毛骨聳然多有助盤費供他書寫之用的所
以越寫得多了況且面黃肌瘦是個老大証見又指
着堂中的豬堂後的穴缸對人道這是當時作業的
遺跡留下為戒的來往人聽得是真話發了好些激

生戒殺的念頭。開元二十三年春有個同官令瓜感道經溫縣見路傍草堂中有人年近六十如此刺血書寫不倦請出經來看已寫過了五六百卷怪道他怎能如此發心得孫仲任把前後的話一一告訴出來。蒉縣令嘆以為奇、所發發勸寫而去、各處把此話傳示於人、故此人多知道、從來仲任得善果而終、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進焉問

物命在世間　微分此靈蠢
一切有知覺　皆具佛性
取彼痛苦身　供我口食用

我飽已覺攤　彼死痛撫在
一點嗔恨心　豈能蕭淅滅
所以六道中　轉轉相殘殺
願藉此慈心　觸處可施用
起意使多刑　減味即省命
無過轉念間　生死已各判
及到償業時　還恨種孼业
何不當生日　隨意作方便
度他即自度　應作如是觀